

美術叢書

初集第九輯
一册

初集第九輯

美術叢書

神州國光社刊

辛亥孟春初刊戊辰十月復印



民國廿五年夏二版重訂續完

376535

昭和 13.8.26

美術叢書初集第九輯目錄

安吳論書

包世臣

小山畫譜

鄒一桂

曝書亭書畫跋

朱彝尊

說硯

朱彝尊

賞延素心錄

周二學

琉璃志

孫廷銓

石友贊

王暉

洞天清祿集

趙希鵠

諸天經義

鍾泰訓

官文貴

初刊及後十月復刊

無類志

蔣致錫

官惡染心論

關二學

無類

朱維毅

御書亭書畫題

朱勳章

小山書齋

聯一卦

交吳錦書

抄世亞

美南靈香隱漢後式歸目錄

安吳論書

涇縣包世臣慎伯箸

述書上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尙不能平直以書拙聞于鄉里族曾祖槐植三獨違世尙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冊其書首重執筆遂仿其所圖提肘撥鐙七字之勢肘既虛懸氣急手戰不能成字乃倒管循凡習之雖誦讀時不間寢則植指以畫席至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稚鈍迺學懷素草書千文欲以變其舊習三年無所得遂棄去嘉慶己未冬見邑人翟金蘭同甫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當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帖曰學此以肥爲主肥易掩醜也余用其言習兩月

書逼似同甫明年春從商邱陳懋本季馴假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爲南唐揚
畫贊洛神大觀揚神龍蘭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於古以硬黃摹蘭
亭數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日習四字每字連書百數轉鋒布勢必盡
合於本乃已百日拓蘭亭字畢乃見古人抽豪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
遂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後書褊急便側少士君
子之風余旣心儀道麗之旨知點畫細如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歎前此十
年學成提肘不爲虛費也續縱遊江浙徧觀收藏家舊跡壬戌秋晤陽湖錢
伯垞魯斯魯斯書名藉甚嘗語余曰古人用兔毫故書有中線今用羊毫其
精者乃成雙鉤吾耽此垂五十年才什得三四耳余答言書不能佳然下筆
輒成雙鉤魯斯使面作之畫旁皆聚墨成線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是年又

受法於懷寧鄧石如碩伯曰字畫疎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則悉合然余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寬其氣丙寅秋獲南宋庫裝廟堂碑及棗版閣帖冥心探索見永興書源于大令又深明與右軍異法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三河之謗唐文餓隸之譏旣屬夢嚙而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銳精仿習一年之後畫有中線矣每以熟紙作書則其墨皆由兩邊漸燥至中一線細如絲髮墨光晶瑩異常紙背狀如鍼畫自謂於書道頗盡其秘乙亥夏與陽湖黃乙生小仲同客揚州小仲攻書較余更力年亦較深小仲謂余書解側勢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時出側筆小仲猶以未盡側爲憾相處三

月朝夕辨證不相下因詰其筆法小仲曰書之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也余學漢分而悟其法以觀晉唐眞行無不合者其要在執筆食指須高鈎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間使食指如鵝頭昂曲者中指內鈎小指貼名指外拒如鵝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鵝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大令亦云飛鳥以爪畫地此最善狀指勢已是故執筆欲其近布指欲其疎吾子其秘之子書得晉人面目耳隨人言下轉不數十年化爲糞壤今人攻書至力者無如吾子勉之矣又云唐以前書皆始艮終乾南宋以後書皆始巽終坤余初聞不知爲何語服念彌旬差有所省因遷習其法一年漸熟丙子秋晤武進朱昂之青立其言曰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吾子書環轉處頗無斷勢又晤秀水王良士仲瞿言其內子金禮羸夢神授筆法管須

向左迤後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又晤吳江吳育山子其言曰吾子書專用筆尖直下以墨裹鋒不假力于副毫自以爲藏鋒內轉祇以薄怯凡下筆須使筆毫平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書家真秘密語也余旣服小仲之言因不敢遽以三君子爲非分習而互試之乃見其說足以補小仲之所未及於是執筆宗小仲而輔以仲瞿運鋒用山子而兼及青立結字宗頑伯以合於小仲屏去模仿專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勢要以十稔或有心手相得之境然余非聞植三之言則不學非聞同甫之言則中廢非得小仲之言則偃偃畢世矣余他業屢遷唯好書廿餘年不改一藝之能其難如此况進於書者乎

嘉慶丁丑余與翰風同滯都下以書相切磋簡札往返無虛日旣乃集前

後所言掇其要爲此篇又爲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書訣石本有云首務執筆中控前衝拇左食右名禁後從細心體味蓋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即同此法古人文簡不易推測耳戊寅客吳門乃爲下篇以悉書之始卒以示宜興吳德旋仲倫仲倫亦歎絕而申之曰道固歸於墨不溢出於筆而學之則自墨溢出于筆始己卯又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爲歷下筆談翰風故攻書改用此法以習北體觀者每謂與余書不辨然余書尙緩而翰風尙峻微立異同述書筆譚稿出錄副者多江都梅植之蘊生儀徵吳廷颺熙載甘泉楊亮季子高涼黃洵脩存餘姚毛長齡仰蘇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楊承注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時與余相亂然道光辛巳余過常州晤小仲出稿相質小仲曰用筆

者天書中盡之始良終乾正所謂流美者地書中闡發善矣然非吾意請
其術卒不肯言

述書中

余既述諸君子之言爲書因以已意通之而知其悉合於古也右軍以管爲
將軍明書道之機樞在管而管之不可亂動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
之上置管于食指中節之端以上節斜鈎之大指以指尖對中指中節拒之
則管當食指節灣安如置牀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橫逼挺
管以向左則管定然後中指以尖鈎其陽名指以爪肉之際距其陰小指以
上節之骨貼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盡其力則形如握卵而筆鋒始得隨指
環轉如士卒之從旌麾矣此古人所謂雙鈎者也東坡有言執筆無定法要

使虛而寬善言此意已仲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後稍偃者取逆勢也蓋筆後偃則虎口側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懸于是名指之筋環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環臂灣以及胸脅凡人引弓舉重筋必反紐乃長勁得力古人傳訣所爲著懸腕也唐賢狀撥鐙之勢云如人並乘鐙不相犯蓋善乘者脚尖踏鐙必內鈎足大指著鐙腿筋皆反紐是以並乘而鐙不相犯此真工爲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謂實指虛掌者謂五指皆貼管爲實其小指實貼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緊握之說也握之太緊力止在管而不注豪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永叔所謂使指運而腕不知殆解此已筆旣左偃而中指力鈎則小指易于入掌故以虛掌爲難明小指助名指揭筆尤宜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與大指等者則其書未有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桅之拒帆而

小指如梳點之助梳故必小指得勁而名指之力乃實耳山子之法以筆毫平鋪紙上與小仲始艮終乾之說同然非用仲瞿之法則不能致此也蓋筆向左迤後稍偃是筆尖著紙即逆而毫不得不平鋪於紙上矣石工鐫字畫右行者其鐫必向左驗而類之則紙猶石也筆猶鑽也指如槌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盡側勒策三勢之妙而弩趯掠啄磔五勢入鋒之始皆宜用之鋒既着紙即宜轉換於畫下行者管轉向上畫上行者管轉向下畫左行者管轉向右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惟小正書畫形既促未及換筆而畫已成非至精熟難期合法故自柳少師以後遂無復能工此藝者也始艮終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筆中自備八方也後人作書皆仰筆尖鋒鋒尖處異也筆仰則鋒在畫之陽其陰不過副毫濡墨以成畫形故至坤則鋒止佳者僅能完一

面耳惟管定而鋒轉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毫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字成篇過庭有言一筆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者謂此也蓋人之腕本側倚于几任其勢則筆端仰左而成尖鋒鋒既尖則墨之所到多筆鋒所未到是過庭所譏任筆爲體聚墨成形者已以上所述凡皆以求墨之不溢出于筆也青立之所謂筆必斷而後起者即無轉不折之說也蓋行草之筆多環轉若信筆爲之則轉卸皆成扁鋒故須暗中取勢換轉筆心也小仲所以憾未能盡側者謂筆鋒平鋪則畫滿如側非尙真側也漢人分法無不平滿中郎見刷牆堊痕而作飛白以堊帚鋒平刷痕滿足因悟書勢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牆平底當時工匠知書用刀必正下以傳筆法後世書學旣湮石工皆用刀尖斜入雖有晉唐真跡一經上石悉成尖鋒令人不復可

見始艮終乾之妙故欲見古人面目斷不可舍斷碑而求彙帖已余見六朝碑拓行處皆畱畱處皆行凡橫直平過之處行處也古人必逐步頓挫不使率然徑去是行處皆畱也轉折挑剔之處畱處也古人必提鋒暗轉不肯攤筆使墨旁出是畱處皆行也頑伯計白當黑之論即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小仲嘗言近世書鮮不閱牆操戈者又言正書惟太傅賀捷表右軍日極寒大令十三行是真蹟其結構天成下此則張猛龍足繼大令龍藏寺足繼右軍皆于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余爲申之以刁遵志足繼太傅河南聖教序記其書右行從左玩至右則字字相迎從右看至左則筆筆相背噫知此斯可與言書矣

述書下

書藝始于指法終于行間前二篇已詳論之然聚字成篇積畫成字故畫有八法唐韓方明謂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傳于崔子玉歷鍾王以至永禪師者古今學書之機括也隸字即今眞書八法者點爲側平橫爲勒直爲努鈎爲趯仰橫爲策長撇爲掠短撇爲啄捺爲磔也以永字八畫而備八勢故用爲式唐以後多申明八法之書然詳言者或不得其要領約言之又不欲盡泄其秘余故顯言之夫作點勢在篆皆圓筆在分皆平筆旣變爲隸圓平之筆體勢不相入故示其法曰側也平橫爲勒者言作平橫必勒其筆逆鋒落紙卷豪右行緩去急迴蓋勒字之義強抑力制愈收愈緊又分書橫畫多不收鋒云勒者示隸畫之必收也後人爲橫畫順筆平過失其法矣直爲努者謂作直畫必筆管逆向上筆尖亦逆向上平鋒着紙盡力下行有引弩兩端皆

逆之勢故名努也鈎爲趨者如人之趨脚其力初不在脚猝然引起而全力逐注脚尖故鈎末斷不可作飄勢挫鋒有失趨之義也仰畫爲策者如以策策馬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着馬即起也後人作仰橫多尖鋒上拂是策末未着馬也又有順壓不復仰卷者是策旣着馬而末不起其策不警也長撇爲掠者謂用努法下引左行而展筆如掠後人撇端多尖穎斜拂是當展而反歛非掠之義故其字飄浮無力也短撇爲啄者如鳥之啄物銳而且速亦言其畫行以漸而削如鳥啄也捺爲磔者勒筆右行鋪平筆鋒盡力開散而急發也後人或尙蘭葉之勢波盡處猶嫵娜再三斯可笑矣字有九宮九宮者每字爲方格外界極肥格內用細畫界一井字以均布其點畫也凡字無論疎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結之處是爲字之中宮然中宮有在實畫有在

虛白必審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於格內之中宮然後以其字之頭目手足分布于旁之八宮則隨其長短虛實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每三行相並至九字又爲大九宮其中一字即爲中宮必須統攝上下四旁之八字而八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勢逐字移看大小兩中宮皆得圓滿則俯仰映帶奇趣橫出已九宮之說始見于宋蓋以尺寸算字專爲移縮古帖而說不知求條理於本字故自宋以來書家未有能合九宮者也兩晉眞書牌版不傳于世余以所見北魏南梁之碑數十百種悉心參悟而得大小兩九宮之法上推之周秦漢魏兩晉篆分碑版存于世者則莫不合於此其爲鍾王專力可知也世所行賀捷黃庭畫贊洛神等帖皆無橫格然每字布勢奇縱周緻實合通篇而爲大九宮如三代鐘鼎文字其行書如蘭亭玉潤白騎追尋遠吳

興外出等帖魚龍百變而按以矩矱不差累黍降及唐 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書碑版皆有橫格就中九宮之學徐會稽李北海張郎中三家爲尤密傳書俱在潛精按驗信其不謬也然而畫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已筆實則墨沈筆飄則墨浮凡墨色奕然出於紙上瑩然作紫碧色者皆不足與言書必黝然以墨色平紙面諦視之紙墨相接之處仿佛有毛畫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漾于波發之間乃爲得之蓋墨到處皆有筆筆墨相稱筆鋒着紙水即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紙內不必真跡即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嘗見有得筆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於用筆者也丞相云下筆如鷹鷂搏擊右軍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遒麗侍中崔張二

衛之書筆力驚絕梁武帝與隱居評書以中郎爲筆勢洞達右軍爲字勢雄強又取象於龍威虎震快馬入陣合觀諸論則古人蓋未有不尙峻勁者矣永師之後虞歐褚陸徐張李田顏柳各奮才智大暢宗旨中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陽少師兩家范之阿育王碑行間茂密楊之大仙帖畫外峭險並符前哲自茲以降宋之東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東坡云我雖不善書解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香光云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探厥詞旨可謂心通八法者矣若二公肆力九宮豈必遠後古人乎是故善學者道蘇須知其瀾漫由董須知其凋疎汰瀾漫則雄逸顯避凋疎則簡澹眞余年廿六而後學四十而後知少小惡札脫于心而膠于手精力旣衰又迫物務豈望有成庶幾述其心得以授子弟童而習之或有能繼志以

成名者云爾

歷下筆譚

秦程邈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爲易直世所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眞者皆隸書也及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晉以來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隸始成今眞書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稱眞書爲隸自唐人誤以八爲數字及宋遂并混分隸之名竊謂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爲整齊隸就小篆減爲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眞又約分勢而歸於適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眞雖爲一體而論結字則隸爲分源論用筆則分爲眞本也

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用筆沉痛不減而體稍疏雋太公望碑是

乙瑛法嗣結字宕逸相逼而氣加凝整大率晉人分法原本鍾梁尤近隸勢
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人及會稽晚出始尙太公望極於韓史益趨便
媚分法不古隸勢因之晉人隸書世無傳石研究二碑可以意測蓋中郎立
極梁傳其勢鍾傳其韻後遂判爲二派至近人鄧石如始合二家以追中郎
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北朝隸書雖率導源分篆然皆極意波發力求跌宕凡以中郎既往鍾梁並
起各矜巧妙門戶益開踵事增華窮情盡致而般若碑渾穆簡靜自在滿足
與鄙閣頌析里橋同法用意逼近章草當是西晉人專精蔡體之書無一筆
闌入山陰故知爲右軍以前法物儼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已平原會稽各
學之而得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絕無神奇但見點畫樸實八面深穩更無

欠缺處耳求之彙帖征西出師頌大令保母志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
用處相同故也

絳帖刻桓山頌獻之銘六字相傳爲大令書沈雄宕逸誠亦希有然以儼般
若碑則如羅漢具六大神通及見入定古佛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容碑乃
其雲祢

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
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明壇
題名雲峰山五言驗之爲中岳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秘穎研圖注篆不
虛耳南朝遺跡唯鶴銘石闕二種蕭散駿逸殊途同歸而鶴銘剝泐已甚石
闕不過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處乃以摩崖石坳讓字

均行並非剝損直文苑奇珍也

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稽於密字欠工夫書評謂太傅茂密右軍雄強雄則生氣勃發故能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也

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峰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爲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張公清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像爲一種皆出孔羨具龍威虎震之規李仲璇敬顯儁別成一種與右軍致相近在永師千文之右或出衛瓘而無可證驗隋龍藏寺庶幾紹法遜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一

齊雋脩羅碑措畫結體極意經營雖以險峻取勝而波發仍歸蘊藉北朝書

承漢魏勢率尙扁此易爲長漸趨姿媚已爲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
逸字勢正方整齊而具變態其行畫特多偏曲骨血峻秀蓋得於秦篆山谷
以箭鋒所直人馬應弦爲有韻驗以此書信爲知言諫議學之而不盡遂成
平滯一路濫觴矣

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爲勢武定玉佛記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
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方寸鄭文公中明壇字方二寸各碑額雲峰山
詩瘞鶴銘侍中石闕字方四五寸雲峰岨徠兩山刻經字皆方尺泰山刻經
字方七八寸書體雖殊而大小相等則法出一轍至書碑題額本出一手大
小旣殊則筆法頓異後人目爲彙帖所謎於是有黃庭樂毅展爲方丈之謬
說此自唐以來勝署字遂無可觀者也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萬毫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分隸相通之故原不關乎迹象長史之觀于擔夫爭道東坡之喻以上水撐船皆悟到此間也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尙有迹象可尋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中截空怯者試取古帖橫直畫蒙其兩端而玩其中截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妙武德以後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員滿遒麗其次劉文清中截近左處亦能潔淨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在也古今書訣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非道出實際知識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張好好

詩云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賞其中截有豐實處在也

北碑畫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織毫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備具起筆處順入者無缺鋒逆入者無漲墨每折必潔淨作點尤精深是以雍容寬綽無畫不長後人着意留筆則駐鋒折穎之處墨多外溢未及備法而畫已成故舉止匆遽界恒苦促畫恒苦短雖以平原雄傑未免斯病至於作勢裹鋒斂墨入內以求條鬯手足則一畫既不完善數畫更不變化意恒傷淺勢恒傷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謂征西出師頌筆短意長同此妙悟然渠必見真迹故有是契若求之彙帖即北宋棗本不能傳此神解境無所觸識且不及况云實證耶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

刻

十三跋是僞物子昂雖陋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說受病最深處無如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二語五百年來佳子弟多爲所誤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可畏所以爲有俊氣也豈必齟笑慵粧作失行婦人狀哉永叔曰書至梁陳之際而工極余嘗歎爲知言惜南朝禁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種而原甄又亡幸有始興王碑剝蝕之餘尙可以證前說之謬妄思白但於彙帖求六朝故自言廿年學魏晉無入處及學宋人乃得真解蓋彙帖皆宋人所摹固不如宋人自書之機神完足也近人王澐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亦爲有見地者

唐人草法推張長史錢醉僧楊少師三家長史書源虞陸故醉僧以爲洛下

遇顏尚書自言受筆於長史聞斯八法若有所得世所傳肚痛春草東秋明
寒諸帖皆非真迹惟千文殘本二百餘字伏如虎臥起如龍跳頓如山峙挫
如泉流上接永興下開魯郡是爲草隸醉僧所傳大小千文亦是僞物惟聖
母律公導源篆籀渾雄鷲健是爲草篆少師韭花起居法皆出仿寫至大仙
帖逆入平出步步崛強有猿騰蠖屈之勢周隋分書之一變是爲草分其餘
如屏風書譜絕交諸帖雖俱托體山陰止成藁行而已

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爰爲續評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河南如
孔雀皈依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鷺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關雎擊而有別薛
少保如雛鵠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鶯矜百轉之聲率更如虎餓而愈健
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

意景度如倭羸強韁布武緊密范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玉局如丙吉問
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鑾輿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
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瑟燕姬矜寵善狎伯幾如負暄野老嘈雜
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

後附四則

樅陽門三大字在安徽省城南門字徑二尺許雍容揖讓是山陰家法唯門
字右直稍挺腹不敢徑指爲右軍書耳趙州城內永興所書攀龍鱗附鳳翼
六大字尺寸與樅陽門相當比之則脚忙手亂局促窘迫不自賴矣庾亮持
江西節右軍爲其從事或庾自書或使王書時右軍年少書勢或稍加作用
未可知也然斷非永師以下所能至矣

天監井欄在茅山可辨者尙有數十字字勢一同瘞鶴銘其字同者則筆法結法悉同可證鶴銘爲隱居書而逋翁清臣之說廢已

杭州龔定庵藏宋拓八關齊七十二字一見疑爲鶴銘始知古人鶴銘極似顏書之說有故

蘇州城內有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大字字徑七八尺整暇有永興風唯筆勢稍拋鬆耳然較逍遙樓顏書相去不可數計

與金壇段鶴臺 玉立明經論書次東坡韻

昔吾語文筆於中必有我蜜成花不見持以論書可錯綜理相安避就時形
楷常能伏紙驕始得見筆娜轉換心如旋駿發勢每頗攝水墨無溢開鋒毫
不裹鋒毫辨微芒水墨分纖縻嗜此二十年長者力先荷聞聲震合弦譬巧

知扣筭只今兩少師傳書苦不夥變法心何雄涉險氣振惰俗學貪速成錦

韉被駑跛步顏擁肥姬趨歐牽病馘若謂吾言非試與訊江左

花之精浮而為蜜其滓沈

而為蠟蠟中亦無花迹乃為蜜成未成之先則採與釀大有事在錯綜十句言釀之事只今八句言採之事凡作書無論何體必須筋骨血肉備具筋者

鋒之所為骨者毫之所為血者水之所為肉者墨之所為鋒為筆之精水為墨之髓鋒能將副毫則水受攝副毫不裹鋒則墨受運而其要歸於運指大指能揭管則鋒自開名指能拒管則副毫自平鋒開毫平而墨自不溢出筆外水行墨中書勢無不遒潤矣王侍中傳右軍之訣云萬毫齊力予嘗申之曰五指齊力蓋指力有偏重則毫力必不能齊也柳誠懸楊景度兩少師皆神明於指法故一變江左書勢而江左書意反賴以傳但知之者罕矣

附旌德姚配中仲虞和作

書學緘秘多啓籥恃有我我氣果浩然大小靡不可使轉貫初終形體隨

偏橢如松對月閑如柳迎風娜

書之大局以氣為主使轉所以行氣氣得則形體隨之無不如志古文之緘秘開矣

請言使轉方按提平且頗注墨枯還榮展毫糾異裏

字有骨肉筋血之氣充之精神乃出不按

則血不融不提則筋不勁不平則肉不勻不頗則骨不駿圓則按提出以平頗是爲絞轉方則平頗出以按提是爲翻轉知絞翻則墨自不枯而毫自不裹矣此使轉之尤有空盤紆與草爭眇麼草原一脈承真亦千鈞荷真草同原而異派真用盤紆于虛其行也速無迹可尋草用盤紆於實其行也緩有象可觀惟鋒俱一脈相承無間藏露力必通身俱到不論迅遲盤紆之用神草真自變歐褚抽挈同發笥門戶較易尋授受轉難夥字有真之機合矣本自分篆方者用翻圓者用絞方不能翻則滯而成疣圓不知絞則痺而爲痿河南用絞多行以抽筆渤海用翻多行以挈筆抽用按提挈用平頗兩家之所以分也歐褚合則宛然舊觀矣愧余玩索頻徒戒臨摹惰行之雖有時至焉每苦跋先路道懇勤遵途騁駛駢旨哉雙楫篇後塵附諸左

論書十二絕句有序

書道以用筆爲主然明於源流所自則筆法因之故紀漢世以來迄於近今宗派脈絡次爲韻語其所共見而名實復副者概從略焉已卯

秋季書於歷下西司公廡

程隸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縱橫更依分勢成今隸不辨真源漫證盟
說詳筆譚自真隸名別而古人筆法始失

中郎派別有鍾梁茂密雄強正雁行底事千文傳祖法頓教分隸意參商
鍾之乙瑛梁之孔羨北朝隸石恪守兩宗至隸不本分草不本篆實濫觴
於真草千文其自題曰真書蓋亦有意變古也

呂望翮仙接乙瑛峻嚴孔羨毓任城歐徐倒置滋流弊具體還應溯巨卿
西晉分書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孫夫人二碑雖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頓宕
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會稽法呂望惟於波發注意其牽引環轉處多
行以今隸之法中郎洞達之風息已

朱揚張賈是梁宗渤海榮陽勢紹鍾更有貞珉鐫般若便齊李蔡起三峰
榮陽鄭羲渤海刁遵朱義章楊大眼張猛龍賈思伯皆北魏碑般若碑字
方二寸三百言尙完好無時代年月書勢敦厚渾雄予臆定爲西晉人書
實古今第一眞書石本也

從來大字苦拘攣岱麓汀崖若比肩多謝雲封經石峪不教山谷盡書禪

泰山經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與焦山鶴銘相近而淵穆時或過之
梁武平書致有神一言常使見全身雲峰山下摩殘碣嘯樹低腰認未眞

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峰山五言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
妙俊麗近南朝郗超謝萬常疑其父墓下碑經石峪大字刁惠公誌出其

手也

中正冲和龍藏碑擅場或出永禪師山陰面目迷梨棗誰見匡廬霧霽時

隨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敬顯雋兩碑而加純淨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
過之書平謂右軍字勢雄強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
即定武蘭亭亦未稱也

伯英遺篆爲狂草長史偏從隸勢來八法幸窺龍虎氣東明春草總成灰

伯英變章爲草歷大令而至伯高始能窮奇盡勢然唯千文二百餘字是
眞跡他皆皆趙宋以後俗手所爲余玩千文而悟伯高爲草隸藏眞爲草
篆景度爲草分雖同出伯英得筆各有原本然征西風流遂爾邈絕此大
令所爲歎章草宏逸也

三唐試判俗書胚習氣原從褚氏開兗頌只今留片石獨無塵染筆端來

先任城公充公頌駿和兼至唐石本之恪守古法者

巨川官告是書雄健舉沉追勢並工悟入指尖有鑪冶轉毫猶憾墨痕豐

謂會稽本唐帖真書之善自變者行書則蘭亭題句同此妙悟

洛陽草勢通分勢以側爲雄曲作渾董力蘇資縱奇絕問津須是到河源

東坡香光俱得力於景度然東坡謂其雄傑有顏柳之遺香光謂其以險絕爲奇破方爲圓削繁成簡是猶未見彼結胎入悟處也

無端天遣懷寧老上蔡中郎合繼聲一任劉姚誇絕詣偏師爭與撼長城

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爲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半寸以內真書潔淨

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懷寧布衣鄧石如頑伯篆隸分真狂草五體兼工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間氣所鍾百年來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所得專美也

國朝書品

平和簡靜道麗天成曰神品

醞釀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

墨守象迹雅有門庭曰佳品

右爲品五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爲九等能者二等仰接先民俯援來學

積力既深或臻神妙逸取天趣味從卷軸若能以古爲師便不外於妙道
佳品諸君雖心悟無聞而其則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沒至於狂怪軟媚
並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真鑑庶使雅俗殊途指歸不昧其人皆以既往
爲斷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約以世序爲其後先道光四年正月望日
涇包世臣慎伯甫編次

神品一人

鄧石如隸及篆書

妙品上一人

鄧石如分及真書

妙品下二人

劉墉小真書

姚鼐行草書

能品上七人

釋邱山眞及行書

宋珏分及榜書

傅山草書

姜宸英行書

鄧石如草書

劉墉榜書

黃乙生行榜書

能品下二十三人

王鐸草書

周亮工草書

笪重光行書

吳大來草書

趙潤草榜書

張照行書

劉紹庭草勝書

吳襄行書

翟賜履草書

王澍行書

周於禮行書

梁獻真及行書

翁方綱行書

于令滂行書

巴慰祖分書

顧光旭行書

張惠言篆書

王文治方寸真書

劉墉行書

汪庭桂分書

錢伯垌行及勝書

陳希祖行書

黃乙生小真行書

逸品上十五人

顧炎武正書

蕭雲從行書

釋雪浪行書

鄭篋分及行書

高其佩行書

陳洪綬行書

程邃行書

紀映鐘行書

金農分書

張鵬翀行書

袁枚行書

朱筠稿書

朱珪真書

鄧石如行書

宋鎔行書

逸品下十六人

王時敏行及分書

朱彝尊分及行書

程京蓴行書

釋道濟行書

趙青黎眞及行書

錢載行書

程瑤田小眞書

巴慰祖行書

汪中行書

畢涵行書

陳淮行書

姚鼐小眞書

程世澗行書

李天澂行書

伊秉綬行書

張桂巖行書

佳品上二十二入

沈荃眞書

王鴻緒行書

王著行書

查士標行書

汪士鋐真書

何焯小真書

陳奕禧行書

陳鵬年行書

徐良行書

蔣衡真書

于振行書

趙知希草書

孔繼涑行書

嵇璜真書

錢澧行書

桂馥分書

翁方綱小真書

張燕昌小真書

康基田行書

錢坫篆書

谷際岐行書

洪梧小真書

佳品下十人

鄭來行書

林佶小真書

方觀承行書

董邦達行書

華岳行書

秦大士行書

高方小真書

金榜真書

吳俊行書

陳崇本小真書

九品共九十七人重疊見者六人實九十一人又在都下前門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鏟店櫃上立招牌兩塊有只此一家言無二價八字徑七寸墨書白粉版版裂如蛇附其書優入妙品詢之不得主名附記於此道光廿四年重錄增能品上一人張琦真行及分書能品下三人于書佃行書段玉立小真及草書吳德旋行書佳品上六人吳育篆及行書方履

籀分書梅植之行書朱昂之行書李兆洛行書徐準宜真書

荅熙載九問

問自來論真書以不失篆分遺意爲上前人實之以筆畫近似者而先生駁之信矣究竟篆分遺意寓於真書從何處見

篆書之員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駿發滿足以毫平鋪於紙上也真書能歛墨入毫使鋒不側者篆意也能以鋒攝墨使毫不裹者分意也有漲墨而篆意溼有側筆而分意漓誠懸景度以後遂滔滔不可止矣

問先生常言草書自有法非字體之說也究竟何者爲草法

書譜云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使轉爲形質點畫爲性情是真能傳草法者世人知真書之妙在使轉而不知草書之妙在點畫此草法所

爲不傳也大令草常一筆環轉如火筋劃灰不見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環轉處悉具起伏頓挫皆成點畫之勢由其筆力精熟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形質成而性情見所謂畫變起伏點殊衄挫導之泉注頓之山安也後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旣無定則毫端之轉換又復鹵莽任筆爲體脚忙手亂形質尙不備且更何從說到性情乎蓋必點畫寓使轉之中卽性情發形質之內望其體勢肆逸飄忽幾不復可辨識而節節換筆筆心皆行畫中與真書無異過庭所爲言張不真而點畫狼籍指出楷式抉破交奧也至謂鍾不草而使轉縱橫此語并傳盡眞法蓋端莊平直眞勢也古人一點一畫皆使鋒轉筆以成之非至起止掣曳之處乃用使轉縱橫者無處不達之謂也盤紆跳蕩草勢也古人一牽一連筆皆旋轉正心着紙無一黍米倒塌處狼籍者觸目

悉是之謂也草法不傳實由真法之不傳真草同源只是運指換筆真則人
人共習而習焉不察草則習之者少故謂草法不傳耳然草書部分亦是一
大事晉書所謂殺字甚安是專言結構不力究此義所以日趨狂怪繚繞而
不可止也草故有法然豈有別法哉千年黑洞今始鑿出一線天然工力互
有深淺吳郡所爲歎右軍博涉多優也抑余有更爲吳郡進一解者書之形
質如人之五官四體書之情性如人之作止語默必如相人書所謂五官四
體稱乃可謂之形質完善非是則爲缺陷必如禮經所謂九容乃得性情之
正非是則爲邪僻故真書以平和爲上而駿宕次之草書以簡靜爲上而雄
肆次之是故有形質而無情性則不得爲人情性乖戾又烏得爲人乎明乎
此而自力不勸古人未嘗不可企及耳

問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氣滿究竟其法是一是二
作者一法觀者兩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尙有形勢可言氣滿則離
形勢而專說精神故有左右牝牡皆相得而氣尙不滿者氣滿則左右牝牡
自無不相得者矣言左右必有中中如川之泓左右之水皆攝於泓若氣滿
則是來源極旺滿河走溜不分中邊一目所及更無少欠闕處然非先從左
右牝牡用功力豈能倖致氣滿哉氣滿如大力人精通拳勢無心防備而四
面有犯者無不應之裕如也

問吳興言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
氣此又存乎其人華亭云古人以章法爲一大事嘗見襄陽西園記端
若引繩此非必有迹象乃平日留心章法故耳二說孰優

趙董二說皆陋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反收則結字自然奇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陰矯變之勢則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勻之說也若以端若引繩爲深於章法此則史匠之能事耳故結體以右軍爲至奇秘閣所刻之黃庭南唐所刻之畫贊一望唯見其氣充滿而勢俊逸逐字逐畫衡以近世體勢幾不辨爲何字蓋其筆力驚絕能使點畫蕩漾空際廻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結字序畫漸開後人勻稱門戶當是右軍誓墓後代筆人所爲或出羊侍中而後人以爲王體誤收右軍帖中耳樂毅論各本皆是唐人自書非出摹拓只爲體勢之平實由筆勢之近北碑以清頌碑玉佛記爲最奇然較十三行已爲平近無論畫贊黃庭也內景經縱勢取姿可謂有韻然序畫雅無奇趣鶴銘神理正同內景以爲

右軍書者皆非能見匡廬真相者也降至王侍中用筆漸平而結字益實蓋二王以前之書無論真行帖中所無不能撮合偏旁自創一字以參其間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體勢入之而不嫌矣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伯英諸帖大都是大令書聖於狂草空前絕後只是行以篆法下筆如鷹鷂搏擊適而不褊疎而不凋雖經挪行尙可想所向無空闊之意態也

問前人言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後經生祖述亦有能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題署如細字跌宕自在唯米襄陽近之斯語是否

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備取勢之遠耳河南徧體珠玉頗有行步媚蠱之意未足爲小字如大字也大字如小字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爲空闊所震

懾耳襄陽側媚跳盪專以救應藏身志在束濕而時時有收拾不及處正是力弱膽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小字如大字必也黃庭曠蕩處直任萬馬奔騰而藩籬完固有率然之勢大字如小字唯鶴銘之如意指揮經石峪之頓挫安詳斯足當之

問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先生每舉此語以示學者而細玩古帖頗不盡然即觀先生作字又多直來直去二法是同是異學書如學拳學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對骨出手起脚必極筋所能至使之內氣通而外勁出予所以謂臨摹古帖筆畫地步必比帖肥長過半乃能盡其勢而傳其意者也至學拳已成真氣養足其骨節節可轉其筋條條皆直雖對強敵可以一指取之於分寸之間若無事者書家自運之道亦如是

矣蓋其直來直去已備過折收縮之用觀者見其落筆如飛不復察筆先之故即書者亦不自覺也若逕以直來直去爲法不從事於支積節累則大謬矣

問勻淨無過吳興上下直如貫珠而勢不相承左右齊如飛雁而意不相顧何耶

吳興書筆專用平順一點一畫一字一行排次頂接而成古帖字體大小頗有相逕庭者如老翁攜幼孫行長短參差而情意真摯痛癢相關吳興書則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後之色人人見面能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數百年者徒以便經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廢者以其筆雖平順而來去出入處皆有曲折停蓄其後學吳興者雖極似而曲折停蓄

不存惟求勻淨是以一時雖爲經生胥史所宗尙不旋踵而煙銷火滅也

問華亭言學少師大仙帖得其破方爲圓削繁成簡之妙先生嘗是其言再三尋討不得其故

香光論書以此二語爲最精從過庭泯規矩於方圓遁鈎繩之曲直悟入非果得於學大仙帖也此以香光所詣而知之至大仙帖即今傳新步虛詞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細心求之則真行相參耳以真行聯綴成冊而使人望爲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蓋少師結字善移部位自二王以至顏柳之舊勢皆以展蹙變之故按其點畫如真行而相其氣勢則狂草山谷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言其變盡蘭亭面目而獨得神理也蘭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斷還連八字是以一望宜

人而究其結字序畫之故則奇怪幻化不可方物此可以均天下國家可以辭爵祿可以蹈白刃之中庸而非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中庸也少師則反其道而用之正如尼山之用狂狷書至唐季非詭異即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素隱非少師之險絕斷無以挽其頽波真是由狷入狂復以狂用狷者狂狷所爲可用其要歸固不悖於中行也

問先生嘗云道蘇須汰瀾漫由董宜避凋疎瀾漫凋疎章法中事乎筆法中事乎汰之避之從何處著手

瀾漫凋疎見於章法而源於筆法花到十分名瀾漫者菁華內竭而顏色外褪也草木秋深葉凋而枝疎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氣外敝也書之瀾漫由於力弱筆不能攝墨指不能伏筆任意出之故瀾漫之弊至幅後尤甚凋疎由

於氣怯筆力盡於畫中結法止於字內矜心持之故凋疎之態在幅首尤甚
汰之避之唯在練筆筆中實則積成字累成行綴成幅而氣皆滿氣滿則二
弊去矣寶晉齋辭中令書畫瘦行寬而不凋疎者氣滿也戲鴻堂摘句蘭亭
詩張好好詩結法率易格致散亂而不瀾漫者氣滿也氣滿由於中實中實
由於指勁此詣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

荅三子問

修存問先生薄吳郡書而常舉其言爲學者法其所謂察之尙精擬之
貴似先察後擬者將毋必能察而後能擬耶敢問古帖真僞優劣如何
能精其察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質當於目而有據故擬

與察皆形質中事也古帖之異於後人者在善用曲閣本所載張華王導庾亮王廙諸書其行畫無有一黍米許而不曲者右軍已爲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師則非使轉處不復見用曲之妙矣嘗謂人之一身曾無分寸平直處大山之麓多直出然步之則措足皆曲若積土爲峯巒雖略具起伏之狀而其氣皆直爲川者必使之曲而循岸終見其直若天成之長江大河一望數百里瞭之如弦然揚帆中流曾不見有直波少溫自矜其書於山川得流峙之形者殆謂此也曾憶相人書有曰眉要曲兮不要直曲直愚人不得知曲直之說至顯而以爲愚人不知則其理正通於書故米趙之書雖使轉處其筆皆直而山陰僞跡多出兩家非明於曲直之故惡能一目辨督哉秦漢六朝傳碑不甚磨泐者皆具此意彙帖得此秘密所見唯南唐祖刻數種其

次則棗版閣本北宋蔡氏南宋賈氏所刻已多參以己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陳氏幾於形質無存况言性情耶然能辨曲直則可以意求之有形質無形質之間而窺見古人實際也曲直之粗跡在柔潤與硬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潤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潤則肥瘦皆員硬燥則長短皆扁是故曲直在性情而達於形質員扁在形質而本於性情唐賢真書以渤海爲最整河南爲最暇然其飛翔跳盪不殊草勢筋搖骨轉牽掣玲瓏實有不草而使轉縱橫之妙凡以其用筆較江左爲直而視後來則猶甚曲之故也能以是察則近於精矣

蘊生問先生言察古帖之術微妙至不可遁自宋至明真蹟流傳者眞僞尤雜仍用是以察乎抑別有術乎

太傅嘔血以求中郎筆訣逸少仿鍾書勝於自運子敬少時學右軍代筆人書可見萬古名家無不由積學醞釀而得雖在體勢既成自闢門戶而意態流露其得力之處必有見端趙宋以來知名十數無論東坡之雄肆漫士之精熟思白之秀逸師法具有本末即吳興用意結體全以王士則李寶成碑爲枕中秘而晉唐諸家一時出其腕下至於作僞射利之徒則專取時尚之一家畫依字撫力求貌似斷不能追蹤導源以求合於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跡一望而知爲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筆結體之故或取晉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於本家者真跡也一望知爲何家之書細求以本家所習前法而不見者仿書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

震伯問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問擬其術從何始於何終

始如選藥立方終如集腋成裘立方必定君藥以主症爲裘必儷毛色以飾觀斯其大都也學者有志學書先宜擇唐人字勢凝重鋒芒出入有跡象者數十字多至百言習之用油紙悉心摹出一本次用紙蓋所摹油紙上張帖臨寫不避漲墨不辭用筆根勁紙下有本以節度其手則可以目導心追取帖上點畫起止肥瘦之跡以後逐本遞奪見與帖不似處隨手更換所以漸得古人迴互避就之故約以百過意體皆熟乃離本展大加倍盡己力以取其回鋒抽掣盤紆環結之巧又時時閉目凝神將所習之字收小如蠅頭放大如榜署以驗之皆如在覩乃爲真熟故字斷不可多也然後進求北碑習之如前法以堅其骨勢然後縱臨所習之全帖漸遍諸家以博其體勢閑其變態乃由真入行先以前法習褚蘭亭肥本筆能隨指環轉乃入閣帖唯爭

座位至易滑手一入方便門難爲出路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換後帖又必使心中如無前帖積力既久習過諸家之形質性情無不奔會腕下雖曰與古爲徒實則自杼懷軸矣唯草書至難先以前法習永師千文次征西月儀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縱臨張伯英二王以及伯高殘本千文務以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爲宗則擬之道得也善夫吳郡之言乎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尙工是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然擬進一分則察亦進一分先能察而後能擬擬既精而察益精終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B)
908.1
4435
1936
v.1
no.9
~+ 1
0376535

(B)
908.1
4435
1936
v.1
no.9
pt.1